

指甲油、U盘、水果刀……五花八门的凡什俗物，在警探的火眼金睛、逻辑思维之中，幻化成揭开北漂女、灰姑娘、白玉兰……团团迷雾的金匙。

《警长手记》，讲述21世纪中国现代都市谜案的“微型推理小说探案集”。



上架建议：文学/刑侦/推理小说

ISBN 978-7-5039-4397-3



9 787503 943973 >

目 录

001	北漂女
005	百里抛尸
010	指甲油
015	怪异的恐吓
020	被删除的影像
025	带 徒
030	村妇的故事
034	穷追不舍
039	盗车贼
044	妒火焚身
048	打工妹
052	带血的水果刀
057	歪打正着
061	扼 痕
066	多祸人家
071	U 盘
075	两次绑架
080	灰姑娘
085	归途蒙冤
090	复 仇

095	河边噩梦
100	绝命书
105	精神病患者
110	患难兄妹
115	白玉兰
120	寻思脚步声
124	孔雀之死
129	可疑的电话
134	李代桃僵
139	巡 街
144	两具男尸
148	蓝宝石项链
153	越俎代庖
157	流产的绑架
162	毛 片
167	模特之死
171	墓碑前的毒杀
176	溺死污水塘
181	女白领
185	破解手机号

189	弄巧成拙
193	窃听器
197	山中奇案
202	的 姐
207	无情的怨女
212	同归于尽
216	时间差
221	瓮中捉鳖
226	偷 渡
230	断发作证
235	舞会上的谋杀
240	卧轨者
245	客房凶案
250	小 蜜
255	一箭双雕
259	无罪的毒杀
264	英雄救美
268	第三者
273	阎罗王现身
277	一抹血痕

282	坠河人
287	星 祸
291	诈 婚
295	站街女
300	昔日重来
305	遗 案
309	迷途的情爱
313	圣诞夜
317	坐台小姐

手镯。

陈大龙和当地派出所的同行，一同押送邢满仓回城里。

我和熊菲去平水河度假村找总经理苏子佩，请他辨认饰物。

5

“哎，说说，”路上，熊菲问我，“你怎么会想到了那个邢满仓？”

“胃内容物有绿豆面、鸡蛋、辣椒、面酱、小米、葱、油炸类食物，这不就是煎饼的成分吗？苏经理说‘度假村距我们的公寓不远，从周家务村穿过去，也就三公里多的路程’，就是说，周家务是苏曼丽回家的必由之路。”

“煎饼屋的里屋是第一现场，是怎么认定的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邢满仓让我进屋去盛咸菜，我看见屋里十分封闭，与外界隔绝，是个难得的杀人场所。邢满仓可以让客人进屋去盛咸菜，也就完全可以用这一手法骗一个毫无思想戒备的女孩儿进到屋里去。”

“这只是情理分析，可不能算是科学依据呀？”熊菲依然存疑。

“毛发分析认定，凶手的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。”我道出了关键，“最可靠的证据是那张名片，上面有邢满仓的指纹，囊形斗纹，与尸体上血手印的指纹完全吻合。”

“我服啦，”熊菲终于信服，“早在《圣经》时代，人们就已经懂得，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相同的。”

到了平水河度假村，苏子佩一见到塑料袋里的饰物，便号啕大哭起来，连呼“我的女儿”。

6

回到队里，队长给我们看了讯问邢满仓的录像。

邢满仓一副气愤模样：“她那么阔气，穿金戴银，是怎么阔起来的？是占了我们的房、霸了我们的地。那姑娘爱吃煎饼，爱喝绿豆粥，娇娇滴滴，凡人不理，一脸盛气，我看着就恨。那天还居然指责我，说我这儿不讲卫生，她凭什么这样对待我？”

“凭着这，就杀人？”

“她总吹嘘她的首饰值几千几万美元。我承认，我是谋财害命，想发一笔财……”

“把尸体抛到怀安去的，是谁？”

“我和村西头儿的二蛋商量个计划，我把小妖精弄死，得她身上的珠宝。他把尸体扔到远处去，‘宝马’归他。”

“他把‘宝马’车开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山西，”邢满仓很是恐惧，没有隐瞒，“他跟我说过，已经物色好了买家，是山西雁北的一个煤老板。”

“什么牌子没注意，颜色是紫的。车体比较大。”

“对，”蔡先生说，“反正不是轻便型的。”

“车牌号？”我问，“这十分重要。”

“前边的数儿没看清，末尾两个数字好像是‘94’，”林金明转头问蔡先生，“你说呢？”

“好像是‘64’，”蔡先生狐疑起来，“要不就是‘84’？”

3

我立即将信息贴到网上，请求同行们帮忙查找尾数是“94”的紫色大型摩托车。

东罗园派出所报告，在北京南站以南13公里处铁道旁的高粱地里，检拾到一辆“五十铃”紫色摩托车，车牌号尾数是“94”。

我抱着百分之百的希望赶到东罗园派出所，细查车牌号，是“京A×××94”，所有特征都与林金明所描绘的一样。

我又跑到交管局，请求帮助查找摩托车的主人。没费半个小时便查到了，车主名叫孟凡禄。

我们又请来当事人和目击者，请他们辨认摩托车。

两个人都确认无疑。

“有了车牌号，找车主人也就不难啦？”林金明喜出望外。

“我们已经找到了。”我如实相告。

4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熊菲赶到摩托车主人孟凡禄家。

奇怪，他家的门只是虚掩着。熊菲敲了几下，见没人应，只好推门而入。穿过过厅，来到卧室门前，推开门一看，我俩不禁怔住。

孟凡禄仰面靠在沙发上，满脸青紫色，嘴唇明显发绀，脖子和胳膊上已经出现块块鲜红色尸斑，耳轮呈樱红色。我上前拨开眼睑看，瞳孔散大、眼球突出。

“中毒而死？”熊菲小声下着结论。

痕。孟凡禄喝的啤酒会不会是别人送给他的？要不，就是被别人调了包的，因为‘燕京’啤酒的瓶子一模一样，很难认清是不是自己的。如果这个分析成立，那孟凡禄就是被谋杀的，对吧？”

熊菲分析着另一个疑点：“服用氰化钾自杀的案例，我们接触过不少，大都是直接吞服下去的。氰化钾毒性剧烈，如果决心自杀，一沾舌尖就能立即命归西天。孟凡禄如果真心想自杀，把氰化钾掺到啤酒里再喝下，岂不是太麻烦啦？”

我推进一步：“在啤酒瓶上，只发现了死者的指纹……”

“等等，只有他自己的指纹表明那啤酒是他自己的，不是别人拿去的，”小艾问，“这不是和谋杀的结论矛盾啦？”

“不，别着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”我继续分析，“作案时必须设法掩盖痕迹，这几乎已经成了作案的常规。掩盖指纹的通常做法是戴手套，试想，在死者面前，戴着手套行动无论如何是不成的。酒瓶壁上虽然没有发现他人的指纹，却发现了不该有的指甲油痕迹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，手指肚上涂一层指甲油，可以填平手指上的纹路，将指纹掩盖，其效用和戴着手套一样。”

7

晚上，我和熊菲请来了林金明，目击者蔡先生也在座。

林金明问：“那个劫匪抓到啦？”

我答：“抓嘛，倒是抓到了……”

“他认罪了？”林金明问。

熊菲说：“他倒是想认罪呢，嘴都不会张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蔡先生听了出来，“他一命呜呼啦？”

“喝下了掺有氰化钾的啤酒。”熊菲说。

“畏罪自杀，就等于认罪。”蔡先生夸赞着，“破案神速，你们警察的能耐可真大。”

“这次，请你们来，是想请二位帮个忙，”我只能谎称，“我们的结案总结需要对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身份进行确认，请你们二位留下自己的指纹，可以吗？”

怪异的恐吓

1

黑大梁是个走私大亨，近日被我们秘密拘捕。

据他交待：两天之后，广州方面要派个叫洪敏慧的头目到北京来接头，同时他部下的几名喽啰将聚会欢迎。

这个集团的南北高层是单线联系，这次是个特殊情况，黑大梁想沟通南北，建立全国性的走私网络。遗憾的是，他已经无法出席。

黑大梁神通广大，据说执法部门也有他的保护伞。上司派我去卧底，假装成黑大梁在北京的直接下属，设法探知出隐藏在执法部门的内奸。

聚会地点在堂皇别墅，卞老板的住宅。

按照黑大梁提供的接头方式，我先行进入堂皇别墅，以黑大梁私人代表的身份结识了专营电脑软件的卞老板。

2

聚会这天，我提前来到堂皇别墅。

队长在外围作了各项安排。

我走进卞老板的客厅时，洪敏慧已经来到。

出面组织聚会的是卞老板的秘书白桦小姐，她怎么不在？我没敢问。

我献着殷勤：“聚会什么时候开始？客人到齐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开车去接一下？”

“等白桦小姐一到，马上开始，”卞老板解释着，“她去车站接洪小姐了。”

“走岔了，没碰到。”洪敏慧说。

我，“怎么没听他提到过你？别不是冒充的吧？”

“这正是我要问你的，”我猛地转身正面冲着她，语势咄咄逼人，“你自称是老黑的心腹之人，那么我问你，老黑此时在哪里？”

洪敏慧张口结舌，双唇微微颤抖，惊惶、困窘之态有目共睹。

“哼哼，”我用着挑拨的口气，对全屋的客人说，“各位听听，声称是老黑的人，却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岂不令人生疑？”

“你说，老黑在哪里？”有人质问我。

“这，我本是不该说的，老黑有话在先，要求我对任何人都不能吐露，”我假装着为难模样，“前几天，他犯了心脏病，住进医院，因为外面风声紧，他隐了姓名，改叫……抱歉得很，我实在不敢再多说。”

“干吗不说？都是自己人嘛。”洪敏慧用激将法逼问我。

“你怎么能保证此刻坐在这里的都是自己人？”我斜睨着她，含沙射影地说，“要是把老黑的住处、化名都吐露出去，他的人身安全非得受到威胁不可。”

“我要和老黑直接通话，”洪敏慧全没了招数，“腾”地站起来，直朝我旁边茶几上的电话走来，“我要让老黑来揭穿你的假面！”

我主动拿起话机，举到她的面前：“请！”

洪敏慧熟练地拨通了黑大梁常住的华安饭店743房间，铃声只是空响，根本没有人接，她哪里知道，那里被我们警察封着呢。

此时，洪敏慧已经失去了同伙的信任，我利用已见成熟的这个转机，掉转话锋，开始对她发起猛烈攻击：“你是冒名顶替的异己分子！洪敏慧事先和白桦小姐早有约定，坐京广的‘特快’，身穿长裤，梳马尾巴，可你呢？坐的是飞机，穿的是长裙，梳的是发髻！”

洪敏慧连连摆手，慌忙地解释：“不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最近警方开始‘严打’，我怕出意外，就作了临时的改变。”

有人问洪敏慧：“你到底是谁的人？”

又有人喊：“她是警察派来的！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洪敏慧已是大汗淋漓，声嘶力竭地强辩着，“我不是异己者！”

“有何为证？”我乘机逼问。

“任你随便说，”洪敏慧一脸狂傲之气，“我奉陪到底。”

必须主动进攻，先发制人，让她中我的圈套：“知情为证，怎样？”

洪敏慧自信得很：“在座的各位都是知情者，情愿当众考验。”

他们同伙的内情，我当然不如她熟悉，要是真的校验起来，我肯定会露馅儿。

我比她更显豪爽，慨然说道：“众所周知的事，能证明什么？只有高级的机密，才能辨出真假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人们纷纷表示同意。

“我无所不知。”洪敏慧极其自信。

“如果你真是老黑的心腹之人，有个最高级的机密，他必不会向你保密。”

必须显出无所畏惧。我坦然地从桌上扯下一张台历，反扣过来，在背面写上了几个名字，把它折叠起来，捏在手里，向洪敏慧叫阵。

“众所周知，我们的通道所以这样畅快，是因为在广州和北京两地的执法部门，都有我们忠诚的合作者，”我高高举起手里的字条，使劲儿晃着，“我在这上面写下了他们的名字，请洪小姐也写下来，核实一下，岂不就可以辨出真假了吗？”

“一致为真，不一致为假，这个主意不错。”众人认可了我的提议。

“谁人作鉴证？”洪敏慧问。

“请便，”我双臂一展，摆出个无所谓的样子，“由洪小姐随意指定。”

洪敏慧环视全屋在场的各位，目光停留在白桦的身上：“看来，只能烦劳白桦小姐喽。”

全体鼓掌同意。

洪敏慧从台历上扯下张纸，也写下了几个名字。

我俩同时把字条交给了白桦。

“不一样！”白桦看后，惊异地望着我和洪敏慧。

我拿过洪敏慧写的名单一看，都是海关和边检部门的人，我暗暗高兴。

洪敏慧也把我写的字条抢了过去。

人们在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时，往往会疏于思考，众人都不知道真相，即使我和洪敏慧不一致，也辨不出真假。洪敏慧写的名字是真的，我所写的是胡编的，这只有她一个人知道，连白桦都不辨真伪。在场的人有谁能进行裁决？屋里的人都陷于懵懂之中。

我故做恍然大悟的姿态，质问洪敏慧：“你是不是带警察来啦？”

说着，我急转过身，走到窗口，拉开窗帘，朝外望着，这是我们的暗号。

我又故做紧张模样，痴呆一阵，说道：“外面有警察！”

人们还没冲出门，便听见杂沓的脚步声，我的队友们已经冲了进来。

被删除的影像

1

吴丹妮的丈夫失踪了，偏偏是在新婚的蜜月里。

她的丈夫叫申镜江，是个米商，专门推销广西盛产的“墨米”。

他俩上个礼拜从泰国来到北京度蜜月，住在了吴丹妮的家里。她的父母都到西藏旅游去了，正好房子空着。

前天晚上，申先生说去会几个朋友，之后就没再回来。

因为受的打击太大，吴丹妮的精神已经处于失常状态，被送进了庆民医院。她向我们介绍了申镜江的外貌特征。

正当早点名之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110的人称：“京城以南34公里处的丛林里，发现一具男尸，面目模糊，身高大约一米七〇，身穿西装，黑色盖儿鞋……”

我和熊菲带着吴丹妮去辨认。来到陈尸现场，吴丹妮反倒镇静下来，叨念着：“不，不是镜江，他穿的西装是灰色的……”

2

巡夜的警察发现一个青年男子卧倒在路边的长椅上，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阿摩尼亚气味。他分明是被人用药迷倒的。

衣兜里空无一物。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也没见。

中午过后，我和熊菲赶到新红门医院。

“我叫申镜江，妻子叫吴丹妮，我们是来北京度蜜月的。这会儿她就住在家里，地址是顺天里12号楼503号。”那位男士讲出了自己的遭遇，“昨天晚上

是海月轩的人……”

吕铮摇着头：“这样的联想，跨度可真够大的。”

“啊呀，听我慢慢道来嘛，”他竟然不给我喘息的空隙，喝了一口凉茶之后，我继续说，“那位小姐遭劫，正是在下班的路上，根据她行走的方向、路线，我推测，她的单位应该是在德信里一带。而被盗的海月轩，正是在那里，她就是海月轩的，不是很有可能吗？”

吕铮替我呼应了开头：“您认定是商小姐被盗贼收买了，利用了？”

我很自信：“真相如何，一审便知。”

4

商小姐依然是浓施脂粉，只是没了活气。

我已有成竹在胸，不想无谓地浪费时间，便用了“釜底抽薪”的办法。

“上周五晚上，你下班回家，穿过树林的时候，遭到了歹徒袭击，一个短发小姐拔刀相助，救了你，还送你回了家。而后，她就和你内外勾结，偷盗海月轩，对吧？”

商小姐一声不吭，只是头上的云鬓在微微发颤。

我知道，商小姐有受骗的成分，只要向她挑明真相，她不会不开口。

“那天，在树林里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戏，救你的短发小姐和那个劫你的歹徒是一伙的，男的劫，女的救，上演一出苦肉计，是为了俘获你、控制你。”

“啊？”商小姐略显惊异，“我还把她当做好心人呢。”

吕铮点出要害：“她一定给了你许多好处，要不就是许下了美好的诺言，是吧？”

“可不是，她答应带我去香港做字画生意。我刚从职高毕业，做梦都想到香港去发展呀！”商小姐诚恳地说，“那个女的说，她想弄点儿东西，拿到香港去卖，就说是我筹办来的货，帮助我在那边打开局面，以后好让我有个落脚的地方。”

马如云促她说：“于是，你们商定好行窃？”

商小姐没有否认：“昨天是戚经理值夜班，那女的给了我一小包安眠药，要我偷偷放在戚经理的茶杯里。她向我要店门的钥匙，我给了她。”

吕铮问：“你没意识到，这是在犯罪？”

“我很害怕，问她，警察来调查怎么办？她说，‘要论责任，在经理，不在你。’事成之后，我帮你尽快离开海月轩，咱一走了之，不就没事啦。”

“说说，下一步，你怎样和那个女的联系？”我问。这是个关键。

“后天晚上6点，在蓬莱阁，她约我见面。”

那壮汉怎么会对女客那样俯首听命？他俩很像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，我听说过，如今那些腰缠万贯的新式贵族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，不少人在雇佣私人保镖，难道这壮汉也是？不管怎样，这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同寻常。

那个女客只顾埋怨壮汉，往外面挤的时候，竟然把她的牛皮手包忘在了座位上。

“这位女士，”我现出殷勤模样，一指座椅，“您的手包。”

那女客蓦地转回身来，一见座椅上的手包，“哇”地惊叫一声，忙奔上前，“嗖”地一声把它拎起，那神态张皇得很。

“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，”那女客激动地给我鞠了个接近90度的大躬，“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”

说着，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，递到我面前。

“没什么，区区小事，”我客气地祝贺她，“愿你一路平安！”

那女客没再坚持，把钞票重新装进衣兜，套着近乎：“先生在哪儿发财？”

“职业低下，出租车司机。”

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，我经常以“出租车司机”这一行敷衍，因为这个职业最灵便。

“全北京都熟识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，”我想贴近她，故意说道：“不过，我常在京北一带揽活儿，九龙饭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。”

“噢，那太好了，我就住在九龙饭店。”

我特意点出九龙饭店，是因为刚才我听见她给九龙饭店打电话，询问房间的事。

我俩正说着，前面那个壮汉过来招呼她：“我的姑奶奶，您还磨蹭什么呀？快走吧。”

那女客向我挥了挥手：“后会有期？”

“但愿。”我答。

我清楚，这女客的热情未必是真的想结识，是出于什么想法？我不愿多想，待人热情本是女士们的特质，更何况刚才自己又为她做了善事？大概是出于感激之情吧。

我对这两个异常男女的好奇心愈加强烈，出于侦查员职业的敏感，我非要看出个究竟不可，思索一阵，拿定个主意：绝不能放过他们。